

中国先秦時代苑池史料集成（二）

—東周篇—

劉海宇※

本稿は、『中国先秦時代苑池史料集成（一）——西周篇』¹に続けて中国東周時代（前七七〇年から前二二一年）における苑池関係の資料を収集し、伝世文献に記された史料と出土資料である画像史料に分けて整理したものである。伝世文献については諸侯国の国別に項目をたてるが、画像資料についてはそれが少ないため、まとめて取り上げている。東周時代の苑池研究に資することを期待する。

一 伝世文献

1. 周

① 周の恵王、蒍國之圃を取り以て圃と為す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為之師。及恵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為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左伝』莊公十九年）²

五年，釐王崩，子恵王閭立。恵王二年。初，莊王嬖姫姚，生子穰，穰有寵。及恵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圃，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謀召燕、衛師，

伐恵王。恵王奔溫，已居鄭之櫟。立釐王弟穰為王。樂及徧舞，鄭、虢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穰，復入恵王。恵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史記』周本紀）³

② 周の靈王、昆昭之臺を起す

周靈王起處昆昭之臺，有侍臣萇弘，巧智如流，因而得侍。長夜宴樂，或俳諧儻笑，有殊俗之伎。百戲駢列，鐘石並奏。亦獻異方珍寶。有如玉之人，如龍之錦，亦有如鏡之石，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玉人皆有機類，自能轉動，謂之機妍。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弘媚諂而卒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璧，不見其尸矣。（『大平広記』に『拾遺記』を引く）⁴

③ 西周の君、魏王より溫圃を譲る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周君反，見梁圃而樂之也。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圃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圃，周君

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利溫囿以為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
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戰國策』西周策·犀武敗於伊闕）⁵

2・齊

①齊に申池有り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左傳』文公十八年）⁶

（襄公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閭。齊侯駕，將走郵棠。（『左傳』襄公十八年）⁷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史記』齊太公世家）⁸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為僕。奪庸職之妻，而使職為參乘。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說苑』復恩）⁹

②齊の襄公、高臺廣池を作る

至於堂阜之上，鮑叔被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捷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罽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戎士待陳妾之餘，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小匡）¹⁰

③齊の桓公、蔡姬と囿に舟に乗る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左傳』僖公三年）¹¹

（桓公）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史記』齊太公世家）¹²

④齊の景公、臺榭と曲潢と昭華之池とを作る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讎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晏子春秋』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¹³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誅僇如仇讎。自是觀之，弗又将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是公懼，迺歸，寘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晏子春秋』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¹⁴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

（『晏子春秋』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¹⁵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髦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晏子春秋』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¹⁶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春秋』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¹⁷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春秋』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¹⁸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使顏斮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斮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斮聚！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韓詩外傳』卷九）¹⁹

（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史記』齊太公世家）²⁰

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郭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

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說苑』政理）²¹

⑤ 齊の宣王の囿は方四十里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下）²²

⑥ 齊の湣王蘇秦に高き宮室と大なる苑囿を作ること説かる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史記』蘇秦列傳）²³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雪宮，離宮之名也，中間有池囿。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梁惠王下）²⁴

⑦ 孟嘗君、平原廣圉に弋獵す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

指，忘死與生，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已平，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眾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說苑』善說）²⁵

3・衛

①衛の靈公、天寒くて池を鑿つ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怠民也。」公曰：「寒乎？」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民寒甚矣。」公乃罷役。（『說苑』佚文²⁶、また『新序』刺奢篇・『呂氏春秋』分職篇・『塩鉄論』取下篇等にみえる）

②衛の獻公、鴻を囿に射る

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奸之，庸知愈乎。（『左伝』襄公十四年）²⁷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

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蹙於山，而蹙於垤。（『呂氏春秋』慎小）²⁸

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曹咎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咎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咎咎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史記』衛康叔世家）²⁹

4・魯

①魯の成公、鹿囿を築く

築鹿囿，書不時也。（『左伝』成公十八年）³⁰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己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春秋穀梁伝』成公十八年）³¹
筑鹿囿。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春秋公羊伝』成公十八年）³²

②魯の昭公、郎囿を築く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左伝』昭公九年）³³

冬，築郎囿。（『春秋穀梁伝』昭公九年）³⁴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

其可乎？無圍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説苑』反質）³⁵

③魯の哀公、園池有り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韓詩外伝』卷二³⁶、また『新序』雜事五にも見える）

④魯の定公、蛇淵園を築く

夏，築蛇淵園。（『左伝』定公十三年）³⁷
夏，築蛇淵園。大蒐於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春秋穀梁伝』定公十三年）³⁸

5. 吳

①吳王闔閭（夫差）、姑蘇之臺を治む

（吳王）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鉏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斯止闔閭之霸時。（『吳越春秋』闔閭十年）³⁹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互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官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述異記』卷上）⁴⁰

②吳王夫差、臺榭陂池有り

（楚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左伝』哀公元年）⁴¹

（楚子西曰）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百侮辱、在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国語』楚語下）⁴²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⁴³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己，焉能敗我？」（『説苑』權謀）⁴⁴

6. 楚

楚に雲夢之園有り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園。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列女伝』楚昭越姬）⁴⁵

7. 鄭

鄭に原圃有り

三十三年，春，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

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餽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左傳』僖公三十三年）⁴⁶

8・秦

①秦の孝文王、苑囿を弛む。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史記』秦本紀）⁴⁷

②秦に具囿有り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餽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左傳』僖公三十三年）⁴⁸

9・晋

①晋平公、鹿祁之宮を築く

汾水又逕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武王二十五年，絳中地埆，西絕于汾，汾水西逕鹿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截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敗也。（『水經注』

卷六汾水）⁴⁹

趙簡子田于嬖，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嬖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曰。」簡子乃還。（『國語』晉語九）⁵⁰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荊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荊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荊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荊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乃退而自殺。青荊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荊、豫讓可謂之友也。（『呂氏春秋』序意）⁵¹

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史記』晉世家）⁵²

10・魏

①梁の恵王、沼の上に立つ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梁惠王上）⁵³

②梁王魏嬰、范臺有り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必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肩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樣，左江而右湖，以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臺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戰國策』魏策）⁵⁴

11・燕

燕の太子丹の東宮に池水有り。

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水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捧盤。荊軻，投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甚美。」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置酒華陽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斷手，盛以玉盤奉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床而寢。（『燕丹子』卷下）⁵⁵

12・苑池に関する制度

『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地，所以御災也。』（『國語』周語中）⁵⁶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周禮』地官司徒）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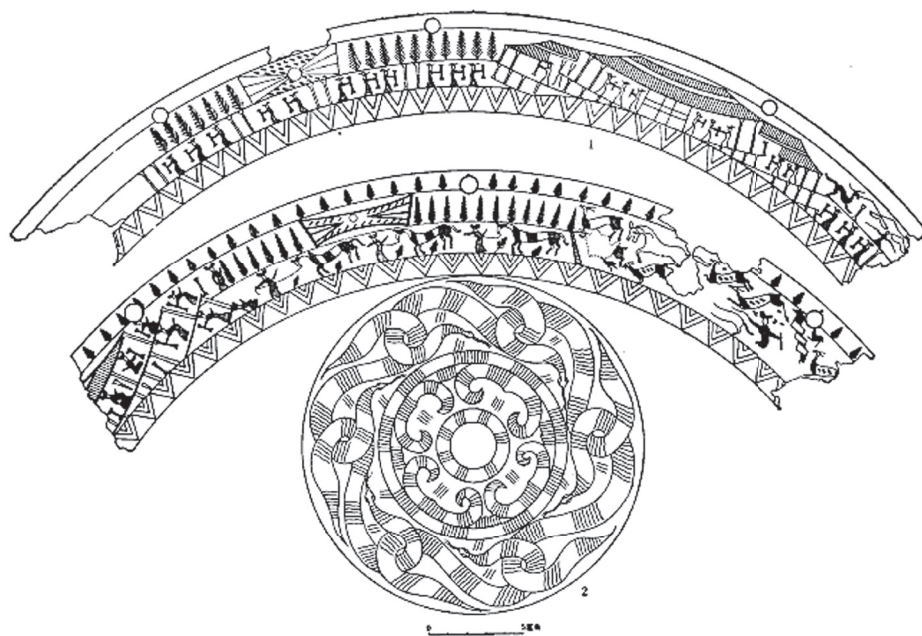
祭祀、賓客，共川奠。（『周禮』地官司徒）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周禮』地官司徒）⁵⁷

聖主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鼃黿魚鱉鰕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荀子』王制）⁵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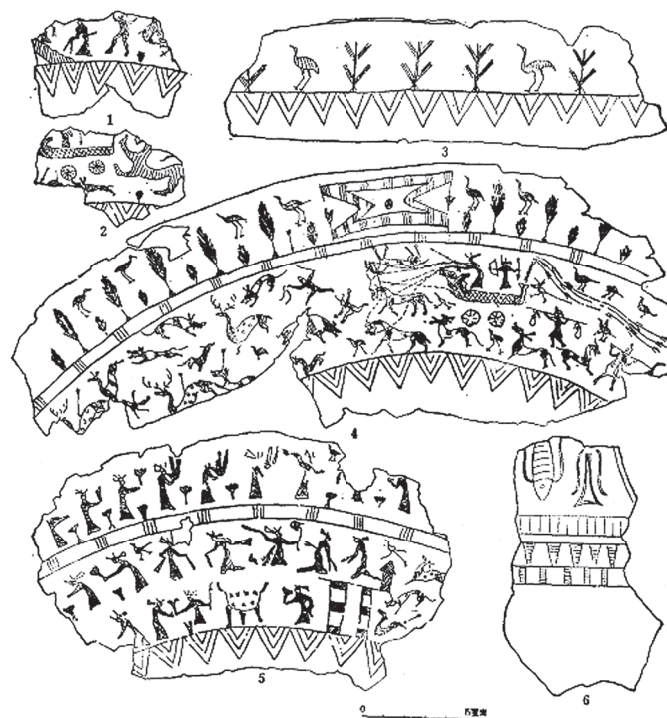
二 出土画像資料

戦国期（紀元前四七五～紀元前二二一）になると、象嵌法及び線刻法で画像を施した青銅器が流行り、これまで数多く出土している⁵⁹。その中に苑囿で射礼を行なう画像を有するものがあり、東周期の苑囿の様相を知るには貴重な資料となっている。つぎに、東周時代の苑囿と関連するものを取り上げよ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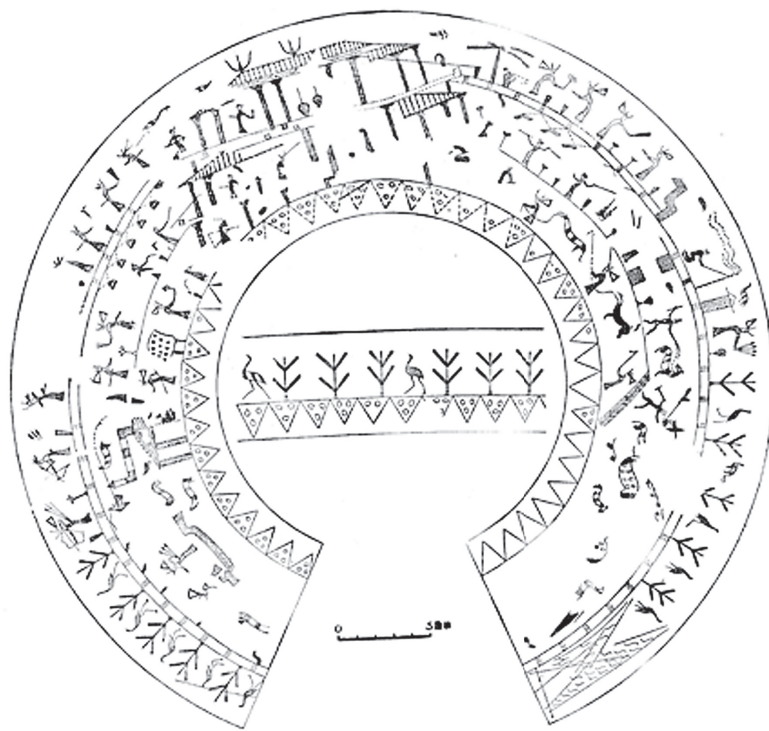


图一二 III 式盘刻纹线片
1. 1:27 内壁 2. 1:48 内壁及内底

高庄苑囿宴樂射侯紋銅盤
『淮陰高庄戰國墓』、『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199頁



王溝苑囿宴樂射侯紋銅鑑
『山東長島東周墓群』、『考古學報』1993年第1期70頁



趙固苑囿狩獵射侯紋銅鑑

『輝県発掘報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116頁

註

- 1 劉海宇『中国先秦時代苑池資料集成（一）——西周篇——』、『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平成二五年三月、八八～八二頁。
- 2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一七七三頁。
- 3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一五一頁。
- 4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三二四六頁。
- 5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六三～六四頁。
- 6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一八六一頁。
- 7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一九六五頁。
- 8 司馬遷『史記』，一四九六頁。
- 9 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一四一頁。
- 10 黎翔鳳撰『管子校注』，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版，三九一～三九六頁。
- 11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一七九二頁。
- 12 司馬遷『史記』，一四八九頁。
- 13 吳則虞撰『晏子春秋集釋』，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一二八～一二九頁。
- 14 吳則虞撰『晏子春秋集釋』，四三五～四三六頁。
- 15 吳則虞撰『晏子春秋集釋』，一三五頁。
- 16 吳則虞撰『晏子春秋集釋』，三〇七頁。
- 17 吳則虞撰『晏子春秋集釋』，四七一頁。
- 18 吳則虞撰『晏子春秋集釋』，三二頁。
- 19 許維通校釋『韓詩外傳集釋』，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三一四～三一五頁。
- 20 司馬遷『史記』，一五〇四頁。
- 21 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一五四～一五五頁。
- 22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二六七四頁。
- 23 司馬遷『史記』，一二六五～一二六六頁。
- 24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二六七五頁。

- 25 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二七九～二八一頁。
- 26 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五四六頁。
- 27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一九五六～一九五七頁。
- 28 王利器著『呂氏春秋注疏』，巴蜀書社，二〇〇二年版，三〇一六～三〇一九頁。
- 29 司馬遷『史記』，一五九六頁。
- 30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一九二五頁。
- 31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二四二四頁。
- 32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二二九九頁。
- 33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二〇五六頁。
- 34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二四三五頁。
- 35 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五二六頁。
- 36 許維通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六〇～六一頁。
- 37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二二四九頁。
- 38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二四四六頁。
- 39 周生春撰『吳越春秋輯校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六六頁。
- 40 『漢魏叢書』第三二冊述異記卷上，上海大通書局，七頁。
- 41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二一五五頁。
- 42 徐元浩撰『國語集解』，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版，五二五頁。
- 43 王先慎撰『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二七四頁。
- 44 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三二七頁。
- 45 張敬注釋『列女傳今註今譯』，台灣商務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一七四頁。
- 46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一八三二～一八三三頁。
- 47 司馬遷『史記』，二二九頁。
- 48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一八三三頁。
- 49 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版，一六三頁。
- 50 徐元浩撰『國語集解』，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版，四五一頁。
- 51 王利器著『呂氏春秋注疏』，一二二四～一二一八頁。
- 52 司馬遷『史記』，一六八四頁。
- 53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二六六五～二六六六頁。
- 54 劉向集錄『戰國策』，八四六～八四七頁。
- 55 古小說叢刊『燕丹子西京雜記』，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一一～一二頁。
- 56 徐元浩撰『國語集解』，六六頁。
- 57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七四七～七四九頁。
- 58 王先謙撰『荀子集解』，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一六五頁。
- 59 袁俊傑『戰國時期的射礼』，氏著『兩周射礼研究』，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四一八～四七九頁。
- 60 淮陰市博物館『淮陰高庄戰國墓』，『考古學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一八九～二三二頁。
- 61 煙台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長島東周墓群』，『考古學報』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五七～八八頁。
- 6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一一六頁。

※ 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センター